H. H. MU CHINESE LIBRARY

敘袁中郎先生小品

夫人無事不欲行其胸臆至文字動思摹古曰如是方合某格如是方同某人句程字倣日變月移以就

之且踵艱深之習輒作獦獠學莊嚴之泒便爲翁仲生旦丑淨日受世轉不解有我良可痛矣不知文章亦自抒其性靈而已揉直

作曲斲圓成方一種靈氣
乃受屈折剝削止水斷山
有何生韻中郎敘會心集
大有取于趣小脩稱中郎
詩文云率眞率眞則性靈

現性靈現則趣生即其不
受一官束縛正不蔽其趣
不抑其性靈處夫士梏捲
其巳以比時祗博一官至
不受官制必解脫後快更

何事得轉移哉衝口信手
具寫其中郎中郎遂自成
一中郎矣然趣近于諧諧
則韻欲其遠致欲其逸意
欲其妍語不欲其沓拖故

予更有取于小品

壬申日南至錢塘陸雲龍

雨侯甫題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一

序

○○○陶孝若枕中囈序

○○○謝于楚歷由草序

○○○陳正甫會心集序

○○○四子稿序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壽鄒南皐六十序

○○○壽洪太母七十序

引

○○○張茂才時蓺小引

○○○金剛證果引

○○○拙效傳引

○○○缾花引

廣莊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解
○○○雲影字解
述
○○○程母義行述
記
○○○文漪堂記
○○○十方院記

○○○藥師殿記

鍥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目次

卷二

紀遊

○○○、遊華山記
○○○遊開先寺記
○○○遊紅螺嶮記
○○○遊滿井記
○○○遊雲峯寺記
○○○遊天目山記

○○○遊靈巖記
○○○遊齊雲記
○○○遊虎丘記
傳
○○○徐文長傳
疏
○○○甃路疏
祭文
○○祭楊少宰

誌銘

○○○舒大家

題跋

○○○祕簿罷官冊
○○○釣臺
○○○題湛寂菴藏經後
○○○書張幼于箴銘後
○○○書擅度和尚草庵引

書

○○○與張幼于
○○○與吳敦之
○○○與龔惟長
○○○與龔惟學

尺牘

○○○與丘長孺
○○○與黃綺石
○○○與蘭澤
○○○與沈廣乘

○○○與沈何山
○○○與聶化南
○○○與馮秀才
○○○與沈學博

所云不根之華

翠娛閣評選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選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宣城梅羹子和閱

〇〇〇陶孝若枕中囈序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于擇者也古之為風者多出于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為藻于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孝若工為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于

詩能如此亦足觀矣

轉折百出

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缾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眞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爲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通人貴之

凡鬱中所出每得趣石公形容描寫蓋亦盡矣

窮能工詩何惜一窮

然而亦罕矣

詩果爲窮祟

○○謝于楚歷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傖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人自遠二不合也宦者惡其厲縉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祟三不合也有一于此皆足以窮而況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饔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

嗜則不開窮矣

窮態寫出如此亦不易

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歙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贄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殆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啞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予深山是予大

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文以趣勝大堪捧腹

請君何處生活
趣不在皮毛
所云天趣

○○○叙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

定人生之至樂眞無踰于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于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于趣者

是爲苦趣

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自然二字趣之根荄不爾癖耳累耳

取赤子次及愚不肖石公真是具眼

想衡文者亦無如何

敘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於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

三獘何人符究

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覔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揹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自不得不出于此爲

術本之論

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眞僞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奇亦何害但猶是取其險取其表取其貸耳安能得云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瑠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逺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猝饑則噬人。而猝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討畝而誅。討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驛者哭于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

乃馭小人皆宜調不宜激

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囂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嘆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宫吏與瑞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存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于小人而成于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于瑞與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絶用攻伐之

功名愈以僨事可不失其貪與侈乎

劑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觀侯之治荊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侈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頎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微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儁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師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畧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

能出俟上者。俟行矣。

嗚呼。使逆璫時不爲激而爲調。寧至决裂乎。誰謂文人無奇識不能燭幾于先也。

原止得先生一體

宕漾生姿

道盡解

○○○壽鄒南臯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臯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厮養之微也羌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慶纍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曆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

得先生心矣

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于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卽炎也吾趨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入爲功截然如出土之筍于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

是未識天之生才有恨

可嘆

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若慳之則其于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于無才而不知以鷄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輿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于巖巒水石之間深

一轉更奇

收煞極

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內晏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

兩比部以劾奪情受杖先生于杖畢復出疏劾奪情其屹然何如要非倚于氣也乃能爲朝野重不得于朝野展其用謂之何哉

故泛其詞以生後之波瀾

〇〇〇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袠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顓盍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寔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于千雲薄霧而其榮瘁消長唯根焉是託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蓊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蕚楩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

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為兄若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曆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為兄若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為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為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為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

余家族屬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

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而
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鵠峙璵
芬蕙列又長枝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
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
所以令不與若叓言之宏曰母内政修飭相夫子
以道往時宗人推伯爲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
于伯所母傾筐倒橐咄啐治辦宗人以是益親聯
絡支屬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
既即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

登馴取上第撫巽母子如巳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酷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飲極讙酒行無算而退

是從七發奪胎近見友人丁叔介作一祭文不相謀而相符固知智者之見畧同

評文者解此否

可為先輩金針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如酲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為佳則彼亦故機老錦非復入樣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為場屋老手往年官璽卿弟小脩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悞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尚者成

能字倩

張更進

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悞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可爲知遂喜而識其端

是謙詞。亦是實語。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葢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

句字中誤人多矣

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于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囑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畧述其槩焉

舍聲色下根人何處作活石公着一指點具大慈航

從議論來可並史遷

○○拙效傳小引

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兎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止數語耳。冷多少狡獪心腸。固知繁提不如捧喝。

競于所不 即

嬉笑中怒 罵實深

○○瓶花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于囂崖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于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決裂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

何樂如之

又自爲提醒

貧者共妙

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笠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扦剔澆頓之苦而有賞詠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于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一花竹耳入名人手。自出許大論議如沉香亭花得太白而增色。

山分巨靈
手雙壁巖
巖立

○○○逍遥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卽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卽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蟭螟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蟭螟睫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

說而理

正言四座驚

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蟣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涶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

槩括一世

豎儒眼孔亦如是

滯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虽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攄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刼蟲以生老病死爲刼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虽語以牙胃叱爲惟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況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闚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

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暑無半餺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巳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千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壓胸手卽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

奇辨可擠公孫龍之舌

由我順逆自彼游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逈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唯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巳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遥矣

奇奇怪怪令人不可辨詰故應存此以志奇

縱橫跌宕出入玄墨可與郭象抗衡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棱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罷虛

虛尋根柢

[illegible]錄物誌

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䖟晝不辨丘岳目果可常乎哉跛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用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

[illegible]其形

不常乃常

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鎚借肺中風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册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懲之爲是非明矣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議毿之亂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毹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

無我則月
濟

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闕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

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舌有轆轤氣如長虹莊生亦輸其放佚。

語有禪鋒中郎直爲三教之冶

形非養則形非所以養

三者俱非所以養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與室以養體濬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湣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

撮出本意

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嚚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夭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

此爲眞養

何處復措一詞

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眞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衞生也嬰兒非眞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蘄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旣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

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夭而不立夭何惡夭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蜉蝣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弔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覔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習錮頃醒

讀此可以無養而無養安知非養

淋漓酣暢知愚悉覺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焉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任其自然，便是養生至訣，此首可與屠赤水尊生遵生說並讀。

宏才灝氣利吻靈心。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横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濆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虚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鰍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

既虛拓實不涉渺茫

故才無爲累

龍未常不沂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

人宜慎所

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岩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扃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

廣長之舌無碍

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我見不盡纍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遯朝廷亦隱何也無所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

一無我便是入世能出世之訣橫豎辨駁直可

解世之縛無奈人之自入于縛也

不覩鴻苞。不知赤水之博不讀廣莊。不盡中郎之奇故寬收之。以盡才人之致。

精理名言可以入世可以出世

劫木無碑

○○○雲影字解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颻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儵同太空以爲無物屯高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屨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鬣似有冤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斕然又不知窮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即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

得無心三昧

于幻其有者也居士但于影上覓心則兎角焉求于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法王法如是

拈雲美影發我真諦可結優曇之舌

程母義行述

有大儒謂余曰子知忠臣烈女之亡乎曰不知也子知忠臣烈女之存于五季而亡於有宋乎曰不知也夫至治不待澤而至性不待習也五季以還大節未顯人臣去其君如郵妃主縣君而下亂易其夫如易屣也是時爲忠臣烈女者前無所豔而後無所迫非眞有所不忍不至此故曰存宋以來諸儒始揭竿而名之於是計畫無所復者皆得托而附焉而眞忠烈乃不顯夫以文信國之忠也而

輩然例之一字亦束稱多許洰人矣

王炎午輩猶悻悻然生祭文以激之果使信國黃冠也歸見斯文而死此與匹婦被垢而雉經者何異又奚取死爲人之好名而不識眞如此可恠也嗟夫余因大儒之言而有悼於今之爲節婦者百金之子而尚有一孤焉婦雖少不去帷也此豈必有其心與其義直以爲例也而襲之舉世以爲例故雖有眞節烈者亦掩于例而不獲顯不謂之亾不可也雖然世亦有不有其例與其名而毅然爲之者其事不必烈而義則甚眞蓋于歙人程以賢

不借貧方是甘心

與荀采烈絕

母見之母之父王與程翁約婚時母猶在腹迨于程貧父思渝盟母猶在閨使其時以閨中之秀不預外事惟父命之從或別有所字終其身守婦道焉於母固無損母曰吾能死不能他適遂絕食百端嬲之不得已而歸程甘心與夫同寒饑終不借貧于父若母嗟夫彼唯以腹中之言等于掛樹之劍故眞有所不忍唯知牛衣之可安而不知蹲鴟之可慕故貞有所不爲且母幸而與其夫老牖下耳不然禮宗荀采之事豈足以難母又使其父嘗

時不即改悔則殺身成仁毋豈再計焉而世或以其事不必烈故不甚著噫世豈有輕無名之生而

一辨幽迹

不能取有名之死哉吾以爲此眞節烈也他日尚欲過大儒而問之

闢論奇險生平地之波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旣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嶽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

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
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
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
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
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
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迁固甫白愈修洵軾
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
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
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崩湃如洪濤怒飛不得禦

〇〇〇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皷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爲北留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圖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唐寺也。乙巳之秋。余與鄰盧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爲歷山舜老。古朴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于時環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戕中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

具千僧供。無不辨者。余因是而歎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予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頹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內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辨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叩閽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于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血谿壑而唯恐其不足六軍之

老大鉗鎚

士枕戈枵腹而分衛不憂空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忘行業庶不為士大夫所呵也

一片憂國恤民之心隨處發現其所以志警者深矣廣矣

藥師殿記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奥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襍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遊人婦女往久喧襍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甑

此尤可喜

中郎不多事亦可喜

瓶甖之類爲僕子所攫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龐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覔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

甚薄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塲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眞後之君子覩斯記者嗔與笑與

僧所謂戒律亦所謂魔氣也似蓮公具此數可

喜。在淵明當不攢眉矣。相宜者。豈直中郎。

奇怪可想

欽致幽悄

卷之二

○○○ 遊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獰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碕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竇如斧者曰嶂曰峽如霤者曰澥皆斧爲衙以受手足衙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

郎倩龍眠作圖恐亦難窮形盡態

轉折頓挫如峯巒之隱現

索累尋尋直垂下引而上如粘壁之麗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亘以嘗者横亘者綴腹倚絕厓行足齒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亘者礙其脊匐匍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疊疊然如負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茀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

目乃爲崇眩于側爲栗眩于深爲掉眩于仄爲惴慁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猱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鷂山之巖厥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眞筆也蹁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峰過坪躡厓道尊崎而中斷爲南峰度峰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横列爲西峰南峰踞兩峰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峰頂各有池如日

忙處着閒

高視之景畢著

奇險

如盆如破甕鮮壁澄澈古松覆之西峰石多壘乍覘如隱南峰之背有靜室垂雙鐶鐶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峰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鐶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著華之險亦著遊之趣知退之痛哭尚未有得于遊也

折折出奇具水窮雲起之致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漲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蓄而鬭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襆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

道在川上

以文遇之一句是張主

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静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爲練湍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恠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呼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烟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

見瀑布圖

塔。瀑勢乃極。杖而行磴狹且多折芒艸割人面步進石愈嶮白日蒸厓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嘆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噎一客眩思返。余曰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巔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搴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

如此山川不負我亦不負山川

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歊削十餘里上鑠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陶汰而不能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也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凡記須能挈讀者如身在山谷間乃佳中郎諸

記眞能繪蒼波于楮上出窮巖于筆端人作宗

少文想。

逕下始字勢頗張皇

數變字法中變態實盡矣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叉而旋奇始盡山皆絕鍔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皴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兢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

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知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峭拔崚峋筆墨之外殊有令人意會難以名言光景妙極矣

形容雅倩

○○遊滿井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稍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頭此生態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

寫境亦如平蕪。淡色輕陰。令人意遠。

此叙事中間形容非妙絶二

〇〇〇雲峯寺至天池寺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巉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黏屐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澗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蒖峯）怒而兀忽如得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芰崖而亭之者五路嶔削杖而躋過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刹出上霄諸峯嶂而立猶在天平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

右軍繪筆那能如此生動

悠悠處處每每露奇

綠。泠然背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鷹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繚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巳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恒也無足道

松姿嶂色新菁可餐

○○遊天目記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奥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縣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

幻出非想

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

佳境佳景

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

天目七絕

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脩眞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巳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為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

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余何
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不勞山僧過謙。其
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標出諸絕。天目便可與雁蕩諸山爭勝矣。

〇〇〇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即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日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床素綆。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即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百千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屧廊。

感慨寄之

夫差更消得一死

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飆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縷細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敢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逕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端溪米氏硯史云䃎村石理粗發墨不糝即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既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猶傷心寂寞之香趺斷腸虛無之畫靨矧夫看紅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

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
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昔人已原
之矣然使當日無西施恐不足動懸帛靈巖諸
山亦不爲之顯西施當不直爲越功臣乎
華山之記奇險靈巖之記幽麗文各如其景

趣語諸拈

遊齊雲記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巉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當

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說山靈之穢。與季重先生有同心。

牛山虎丘遭際大有不同

可圖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

沁入心境

相關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淩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

凡紀敘處無不趣絕

皆闊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既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余言否耶

虎丘之勝已盡于筆墨端矣觀繪事不如讀此

之靈活

不羈之致

少陵幾見殺于嚴武似未足方之

○○○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眞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

努范增

貧子長

才杜甫

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

寫得其體

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旣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

發而止

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宦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

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中郎之傳文長伯敬之傳白雲皆能不蔽人于没者也使其生得之當何如哉傳中亦多悲憤語不欲竟之象

摹其品衡其詩俱千秋定案

貨殖傳

憐至此亦是婆心

○○○甃路疏

從斗提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庵者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洫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潰若膠沒脛少者至臂計統其衣者一春當費鞮二緉市人雖赤足其裲襠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饔飧不時婦女跣至見其晳則不雅或傾仆則費且屣故議者欲甃此巷以便往來葢非獨巾衫者當惜其革至于閭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

女子護其褌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

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巳

就中商畧可以開愚〇故作鄙澁又一格也

清絕

有心世道之言

○○○祭楊少宰先生文

惟公道同曾涓學宗尹覺三十年間專守一壑如大呂之含音如太阿之歛鍔道愈升而愈光身屢進而屢却五載銓衡水平山嶤澄汰九流廉頑厲濁人曰象門公也岫壑床無帷帳門無簾箔月夜橘湯曉窓芹臃一編韋泠六時影卓雖聯班于韻尾儼雞羣之獨鶴幸　明主之眷知胡彼蒼之忽奪方今浩衢雖通陽明漸鑠雖人賢之間升如先忌而後藥幸我公之持正司羣彥之關鑰瀝肝瞻

生不如死

而向人澆薪熠以巨杓遽石火之無光悲九原之
不作倘時艱之可濟念忠蒐之猶躍其或澆頹相
因泄泄猶昨雖白日其何爲豈若長夜之安樂身
雖棲于黃腸道豈隔于冥冥捐無情之涕淚布丹
心于脂膜聊酹酒而陳詞知蒐兮之無作
有知巳不逢之感有人之云亡之痛

三語可當大千頁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敏之新聲走荊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父左溪公慈而依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即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穉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緕暮織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毋之推乾就濕倍于所生閨操之嚴凛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夫

[illegible]亦傑此良足可風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閭家之風可以愧死

意盡語歇亦是誌法

亦悲亦憤

豈真一簿爲然

○○題初簿罷官册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畧之習而少脂韋嫵媚之致二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迹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迹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藉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

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于初君不宜貢上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于貢不宜他邑之簿事簡民易馭優遊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龐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尚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況下于令者乎則吳門又于簿不宜揆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遊越

爲衲君占地步

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衲君者果若龎與尹耶卽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庠刑範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之以下吏之事以至于召謗積疑侘傺而去則深可惜也予又聞衲君家居特慷慨然諸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于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衲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

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尚在也守己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怍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貌儒之拙寫世之艱惜之慰之悲恨塡胸矣

不[illegible]

[illegible]然

○○題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不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觔魚也嚴翁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睨人主不顧峻絕亦與石頭等矣

[illegible]集

[illegible]

種種道盡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願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蝠魚蠹之類是也扃鑰不嚴則有粉齧溺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粘澁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宇碑而臨地汚而近烟厨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褾無所不有宦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賄送者不時垢

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扃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歎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册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拈出最爲經蠹者爲之棒喝其護法極周

總欲求俏便可笑人莫妙于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藉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闕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愼密人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謂眞人今若强放達者而爲愼密强愼密者而爲放達續鳬項斷鶴鵛不亦大可嘆哉夫

公眞幼于知已

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擳物比目爲極則而嘆今古高視濶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顰學步之陋習耳而以之美幼于豈眞知幼于者歟

矯性從人高則成鄉愿氣有下則開譪諂法正須如此點破醒學步之人

○○○書檀度和尚草庵引

檀度和尚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黄鑪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僮一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子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借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士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

的是僧郵

不佞亦願擔瓢敧笠婆娑乎其間也

筆筆新脫人自入其循循之誘

極是吏之妙

品亦下矣

○○○與張幼于

走支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雞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

不容此何以爲朝廷

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趍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雞犬亦得最爲汗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雞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既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尚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癆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直效令伯李密之輩學元亮陶淵明之步哉

寫爲利脯肝幾于劊子。而以爲可器使也則又

菩薩矣。想此時已打點出銓衡手段。

以定吳楚山川聲價

忽敘五泄勝處文法錯綜

○○○與吳敦之書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逐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峰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挂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甚泉則龍井虎跑眞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尚多友則陶

品題

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唯周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猶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王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于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濶紹興搽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

奇語逼人

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游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敗興也游非其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游可謂兼之豈非前生報緣哉

吳越山水人文只以數言譜之又復重以品騭錯綜變幻極文情之變

運下三如此煞可思

無所建竪直是濟當

○○與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眞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鮮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舃燭氣薰天珠翠委地金錢不足繼以田土二快活也篋中藏萬

卿此人不易得

得此不妨有前四快活

打算盤此真以乾坤為活戲場解脫之甚

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眞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

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公孫朝穆謝安孫瑒輩皆信得此一着及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窮歡極樂可比七發令人神快

楚人大观

○○○與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鄙也。身體手足偶爾巴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晡棹小舟以一橈劃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歛負金放生。暇即指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枝之樂志。不似此之簡快。

現擬肖絕亦是隨處現身說法

恐難饜秋風客

○○○與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俟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携侯子登虎丘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苑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尚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

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莫也如何

讀至末真所謂金閶自繁華令自苦

○○○答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私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眞具天眼眞不愧作天何也弟寔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寔能害我性命則奪之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唯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甚麽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

如此亦惟井底蝦蟆不得也一笑

一悔怨尤自消

何處不然

首對此亦是良吏

○○○與蘭澤雲澤叔

金閶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艸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蟣蝨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于令令何關于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

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有袁知縣縣跡否

金閶繁華令苦何碍亦患金閶自苦而令自繁華耳譜苦譜樂如印印沙

罵世極矣

答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谷直消一副很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証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

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

具此嘴臉皮骨精神心腸。猶不耐是非風波。誠苦且難。非身歷者不能快言之。

實在苦難刻不可奈只解職衙繁疲難而若有所患者果何所取

前是支擁腫別名

宜著所置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為器則不受繩削以為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痴重頽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朴以為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為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冷寬閒地苔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

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矣敢復傴蹇不聽驅置耶弟行矣

不傲不諂勝與山巨源絕交書

看得富貴輕自不受制

○○○與聶化南

丈曰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忤何足芥蔕且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褲角帶毀爲糞箕但辦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爲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覓顏色哉丈夫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爲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無爲名尸珍重

豪氣薄于雲星

四語張皇令人色遠

斬截

與馮秀才其盛

割塵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鵰鳩之鳥不死于荒榛野草而死于稻粱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于衣冠豢養于祿食耶則亦可嗤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尾全未死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勿承大士之賜甚愜素懷走欲言之久矣謝不盡

實有見得令之若在。故語俱爽而盡。

與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苜蓿乎。得手敎，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爾筆耳，非眞難之若之也。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獎孔蠹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尚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否，有幸教之。

翻去夙論，自具至理。